

凿壅塞而疏之 造成古塘河

塘河之神周公武

■陈正煊/文 林晓/图

温瑞平原，是浙南沿海冲积平原。平原西靠山地，东濒大海。远古时期之河流，以瓯江、飞云江、鳌江三大水系，自西而东自然发育而成。而沿海平原上横跨三大水系之间的一条塘河，则是人工开凿而成。

那么，塘河是何时开凿，又是哪个朝代先民率先领头的？在历史上，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。



县志中记载的 周公

塘河是何时开凿？从现在发现的明初文学家宋濂《横山周公庙记》一文中，得到初步的答案。

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卷三《祠祀庙》中有《横山周公庙记》这篇文章，其文中称“周公”为神，他“能御大灾，捍大患，则祀之”。

《横山周公庙记》记载的可谓详细，文章介绍，这位神仙的名字叫周凯，字公武，世代都居住在东海海边横阳（现在平阳县城一带）。身高八尺，身材魁梧，按今天的说法，周凯高约1.8米。能文能武，善于搏击、刀剑，特别是射箭，能左右开弓。周凯家

中贫穷，以种地为业，赡养家里的父母。

西晋初年，他和陆机兄弟游学京都洛阳，张华举荐他到朝中任职，但他感觉晋朝已显乱象，推辞没去。

“公知晋室将乱，独辞不就”，讲周凯有先见之明。其后事至永康元年(300)，侍中

兼大司空张华，因拒赵王司马伦阴谋篡权而被杀。太安二年(303)，二陆也因“八王之乱”历史事件同时遇害。

惟独周凯以母老乞归为由辞而不受。周凯知晋室将乱，独辞不就，这点显示出他过人的政治眼光与嗅觉。

治理三江 东注入海

晋元康间(291-299)，周凯离开京都洛阳返回东瓯，年仅30余岁。当时温州素有三江之险，即永宁之瓯江(永宁江)、安固之飞云(安固江)、横阳之鳌江(横阳江)为浙南三大水系，三江之间则是富庶的温瑞平沿海冲积平原，当时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。但其地势低洼，加

之多雨，时常积涝成灾。飓风、大潮、海溢屡屡发生，人民百姓生命财产不断遭受严重灾害威胁。

宋濂在《横山周公庙记》中记载：“时临海郡属邑，曰：永宁。曰：安固。曰：横阳。地皆濒海，海水沸腾，蛟龙杂居，民罗其毒。”

周凯入京洛有年，虽不

官而返，无锦衣还乡之荣，但众所周知，以他文武兼备，资深阅历，性又刚直，大有长者之风。故众推他为治水领袖，领导三江地区百姓，大兴水利，建设美好家园。

周凯曾游学之地，正是古老中原“黄泛”之域，他熟悉历代治河情形，建议以“疏导为主，排泄入海”之说。此

议得到大家赞同和采纳。勘测地形，以“凿壅塞而疏之”，开凿水道，疏浚沟渠，排洪入海获得成功，解决了洪水泛滥成灾的重大问题。后来，终于使三江之水畅流入海。

水性理顺了，水患治住了，土地可以耕作，五谷丰收在望，百姓才安定下来。

凿壅塞而疏之 是古塘河雏形

塘河原是一条海峡，“凿壅塞而疏之”，把堵塞地段加以修浚，使水性顺相南北三江而流，注入东海。这就是古塘河之雏形，最初开凿情景所描述。

永康年中的一天，风潮又一次袭击了三江流域，飓风呼啸，怒涛汹涌，江水暴涨，陆地被淹。飓风挟怒潮登陆温州，造成三江海水倒灌进县城，百姓和房子都漂在水里。

《横山周公庙记》中记载：“神奋然曰：‘吾将以身平之’，即援弓发矢，大呼冲潮而入，水忽裂开，电光中见神乘白龙东去。但闻海门有声如雷，而神莫知所在矣。俄

而水势乎，江祸乃绝。”

周凯挺身而出，带领人们抗洪救灾。他大声呼喊着冲入潮水中，与海潮搏斗，英勇献身。这时天空中电闪雷鸣，潮水裂开一条缝隙，电光石火中忽见一条白龙将周凯驮乘而去。只听到海门远处涛声如雷，再也找不到周凯的身影。不久，风暴渐渐平息，从此三江绝了水患。

这里的记载显然将周凯神化，但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：在狂风怒涛面前，周凯挺身而出，奋战在抗洪的最前线，最后终于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“邑长思其功，号其里曰‘平水’，且建祠尸祝之。”周

公祠初在永宁县治(今永嘉县瓯北镇一带)西郊。到晋明帝太守元年(323)，析永嘉郡，郡治永宁县，经郭璞相土，周公庙迁之瓯江南岸的西洋。

清光绪《永嘉县志》卷四《建置志二》称：“温州横山周公庙，在广惠坊，俗称平水王庙。”由于历代人民十分崇敬这位治水英雄，“遐迩徼灵者无虚日，神功益用赫著。”朝廷也屡加封赐。

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则称“横山周公庙”在旧志中就有记载，地点在“在十二都横山”，并有“横山庙神”的称号。

唐朝追封他为“平水显

应公”，称平水王，寻升王爵，赐冕赤。宋朝又加封“通天护国仁济”之号，并赐“仁济”二字作为庙的牌匾。元朝又加封“威惠”二字，晋封为太和冲圣帝。明朝皇帝朱元璋，亲自下令朝廷礼官开会商议，正式封周凯为“横山周公之神”，庙宇亦屡加修建。

本文作者宋濂，采用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书中所保存的谣谚、神话、传说的极好材料，以夸张艺术手法对治水英雄模范人物加以歌颂，也对参与水利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歌颂，激励他们为水利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。

塘河开凿者之歌

清泉仁济府，周凯字公武。世居古横阳，邑属旧安固。英俊一少年，出身贫寒苦。事亲尽孝心，躬耕养父母。读书立大志，学博尚训诂。健身练功夫，骑射驾弓弩。文武称全才，事迹存史谱。弱冠游吴中，访师华亭渚。陆机与陆云，文交结为伍。时值东吴亡，晋朝国统组。

二陆相与伴，投奔洛阳赴。国相乃张华，奖掖重才赋。荐士陆和周，拜封高官佐。二陆皆内史，独公辞不就。晋室将纷乱，时局难清楚。果然八王乱，朝相遭斩首。二陆也殉难，相杀内廷祸。公早离洛都，重返东瓯土。临海永瑞平，三江逆流阻。海潮常沸腾，洪泛淹田圃。

民遭水灾殃，哀鸿遍野聚。公白于邑长，治水报郡守。亲察其地形，南北筑横陡。壅塞而疏之，水流顺三浦。三江注入海，征服洪涝馘。五谷登丰日，民乐千万户。塘河谁创建，周公推为父。西晋永康中，怒潮挟飓风。城邑陆将沉，民咸惧鱼龟。公乃奋然出，抗灾己任重。

大呼冲入潮，凛然显神通。吾将以身平，向蛟射大弓。忽见海水裂，电光划天穹。海门巨雷轰，神乘驾白龙。奔向东方去，莫知神所终。俄而水势伏，鬼火妙神工。江祸此乃绝，邑长思其功。其里号平水，建祠祝其封。勅赐平水王，横山神周公。

1942年，日机狂轰滥炸瑞安城一片火海

方润东

1942年7月7日，日本飞机对瑞安城西大街(沈宅坦)、第一巷、小沙巷、大沙堤、塔儿头等多处，投下百磅重型炸弹。据《瑞安市志》记载，仅这一天“炸死民众三十一人，炸伤三十二人，炸毁民房六十四间，烧毁民房十二间。”

我家原住镇宁巷，位于西大街“方滋生药店”之后，和几户方氏房族住宅毗连。当日上午，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时，大家都紧张起来，赶忙扶老携幼躲在各家自备的简陋“防空洞”里。所谓的“防空洞”，即在四方桌上加块门板，再铺上几条棉被而已。

有胆大的大人和不懂危险的孩子，在观望飞机。我才6岁，也随父亲在阁楼朝东的窗口看飞机。当父亲正指着空中盘旋的飞机时，突然，飞机俯冲下来，即要投弹。父亲急切地把我半推半携随他跳下。瞬间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地抖欲裂，我整个身体被震塌的阁楼压埋，父亲被埋坐在我旁，瓦砾、木料堆压至他的胸膛。炸弹投在方滋生药店后面的沈宅头门台前的东南面，离我父子所埋仅30米左右。

后来查看，弹坑的上沿直径约6米，深约3米，弹坑周边30米内的房屋都被震塌。日本飞机投弹过后不久，左邻右舍都赶来救人，搬木料、移杂物、挖瓦砾，抢救伤人。

万幸，我父亲没有被近距离炸弹震昏，也没有被震塌下的木料、瓦砾砸昏，不然，我的小命早就“报销”。因为大家一定先过来抢救我父亲，而在我所埋之处搬杂物、挖瓦砾，我就会被来回踩踏致死。

众人来救父亲时，他发出微弱的呼声，告诉大家先救埋在他身边的我，于是大家有序地搬、移、挖，“掏”出了我。当时，我因压迫，闷得气息很弱，脸、脖子及地上都是血，碎瓦片嵌入我的左下巴，至今还留有一厘米多长的疤痕，这是永不忘记的印记。

不幸的是我哥哥，他正在我二大(父弟)家，二大家的房屋全被震塌，我哥被木料、瓦砾埋在下面无人知道，大家在抢救别人时，把木料重物搬来移去，又不停地上面来回走动，后来清理出我哥时，已死亡。可怜我哥年仅11岁，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，被日本侵略者的炸弹夺去了小生命。

1994年，我把土坟中我哥的骸骨，移至愚溪华侨陵园中安放，让他在那里安息，特在青石墓志上刻上“一九四二年被日本飞机炸弹炸死”。

当日，日本飞机除投弹外，还有机关枪扫射，街道上血肉模糊的伤者无数。被炸成伤腿、残手、肚肠外流的都有，呻吟哭喊不绝，惨不忍睹，震塌的房屋一片狼藉。

我二姐头顶上被震飞来的小玻璃片刺入，流了很多血。我房叔头上多处被震飞来的瓦片、小石子砸中，浑身是血，他头上至今还留有大小伤疤好几个。余成美服装店(现解放中路246号)一学徒名锦琪，当时在楼上北窗口看飞机，被飞来的炸弹片打中，死在窗边。店内的小女孩正在吃烧饼，也被飞来的炸弹片砸死。

第一巷何家最惨，被炸死7人炸伤3人，还有其邻居的伤亡未统计。另据金姓老太婆讲，日本飞机投弹后不久，许多人手、脚、皮肤出现斑疮糜烂，会传染，可能是日本飞机炸弹内有毒气或病菌所致。